

徐思益
语言学论文选 (续集)

蘇步青



XUSIYI YUYANXUE LUNWENXUAN

徐思益 /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徐思益 语言学论文选 (续集)

蘇步青



XUSIYI YUYANXUE LUNWENXUAN

徐思益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思益语言学论文选:续集/徐思益著.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 - 5631 - 2082 - 3

I. 徐... II. 徐...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4926号

徐思益语言学论文选(续集)

XUSIYI YUYANXUE LUNWENXUAN (XUJI)

徐思益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4号 邮编:830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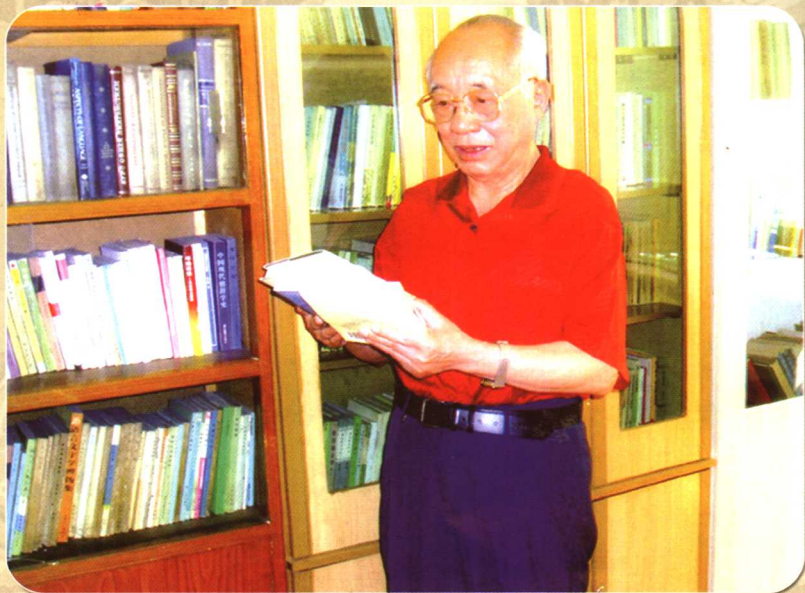
乌鲁木齐隆益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1/32 6.75印张 170千字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 7-5631-2082-3 定价:20.00元



作者简介

徐思益，男，汉族，1927年12月出生于四川仪陇县。1954年于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58年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理论语言学研究生毕业，受业于著名语言学家方光焘教授。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新疆工作。从1958年至今，先后任新疆师范学院、新疆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理论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一至六届理事，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一、二届学术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新疆语言学会副会长，新疆汉语学会会长。并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五至七届常委兼副秘书长，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学术论文和诗词100多篇（首），出版专著14部（包括与人合作），主要代表著作有《描写语法学初探》（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语言学导论》（与李兆同合作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论文选》（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语言的接触与影响》（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其学术成就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语言学家词典》、《汉语语法学简史》、《汉语语法学史稿》、《中国语法学史》、《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等史书词书都有评介，并录入《世界名人录》（中国卷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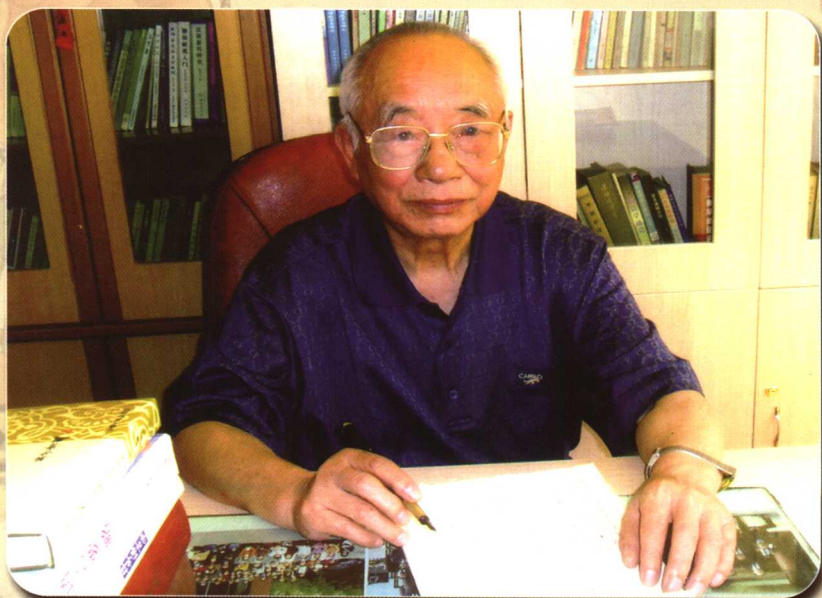
与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教授（198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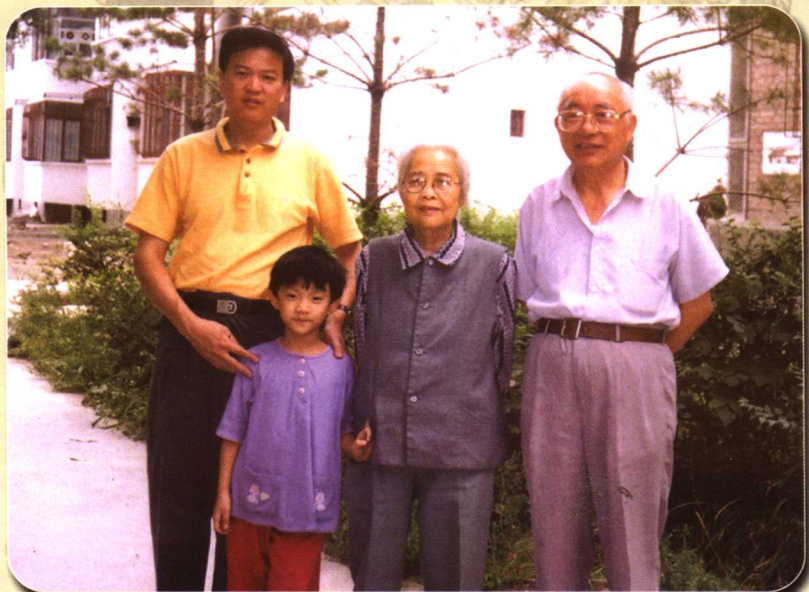
在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投票（1998年）



新疆大学党委书记在徐思益学术思想专题研讨会上讲话（2004年）



徐思益在工作（2005年）



徐思益与儿孙乐享天伦（2000年）



徐思益偕夫人度假（2006年）

前 言

1994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部文选,叫做《徐思益语言学论文选》,由国际数学大师、诗文书法通家、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步青老先生题写书名,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胡裕树先生撰写序评,以兹鼓励。现在两位哲人已相继仙逝,其鼓励我的音容言辞仿佛如昨,令我无限萦怀思念。心存前贤的鼓励,经过十多年忙中补拙,我又写了30多篇文章,现从中选取20篇汇集成书,叫做《徐思益语言学论文选》(续集)。说来真巧,或许哲人有先见,苏老当年给我题写书名写了两帧,一帧竖签,已用于《文选》,一帧横签,现在正好用于《续集》,这也是对苏老的纪念。然而,裕树先生再不可能为《续集》撰序,又令人叹惋。

我常说自己是“吐鲁番水平”(新疆吐鲁番地区艾丁湖低于黄海平面154.43米)的人,当前出书又要自掏腰包,费钱费时,印出低水平的书,有人看吗?何苦呢?但我有另一些想法。

第一,这本《续集》所收的文章,似乎还有市场和读者见爱。如2005年的《重谈语用场》一文,曾在“东方网站”的“语言论坛”引起广泛讨论和一些刊物的专文好评;2006年的《论语言价值系统》一文,也得到赞许,引来四方学人来信求索文本。其他一些文章都是针对当前国内语言学界颇有争议的一些重要问题而发的,如语言是不是民族特征之一,新疆少数民族语言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否存在语言的民族变体,流水句是汉语的特点吗,是意合法语言吗,等等。这些都是颇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基于此,很多同行学友鼓励我出版《续集》,这算是对友人厚望的回复。

第二,特别是2004年底,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执意热情地为我举办了学术思想研讨会,肯定我近半个世纪在新疆工作、教学、科研方面做出的贡献,这种研讨会似乎在新疆还是首举,令我汗颜和

感动,故把这次研讨会的信息作为“背景文存”附录于《续集》,以志鞭策之情。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并非有“背景文存”所说的那样完美,自我评价是,我从青年时代矢志献身边疆50年,尽心竭力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这本《续集》面世,算是对这次研讨会的敬答回报。

第三,我已近80岁了,进入耄耋之年,但自我感觉身体无致命之病,头脑还清楚,似有余热可发挥。因此,自我75岁(2001年)退休,直到今年(2006年)还在给研究生讲课或参加学术活动,用力所能及的行为驳正了所谓“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诤诫。我一生酷爱我学的专业语言学,凡属本专业有价值的书文都爱不释手,百读不厌,一有心得体会,便提笔作文,这是我怡养心身的一大法宝,也算是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吧。我曾誓言,生命不息,研究不止。但是,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趁我还健在时候,为后人留下一份参考资料,也是为社会做了一点儿贡献。

最后,我要非常感谢新疆自治区民语委《语言与翻译》杂志主编牛小莉,是她多次劝说我出版文集,一是因我的文章在她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居多,学人向她索文者亦多,二是我们师生情重,她总想帮助我做些事。在她一再劝促下,勃然心动,遂搜辑文稿交付编排。她利用节假日休息日义务劳动,与编辑部黎勇同志加班加点编排成型,使我节省了出版经费和精力,情谊可感。新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阿尔斯兰·阿不都拉教授也很关心我的《续集》尽快出版,并拨出经费资助。新疆大学出版社社长胡信年教授、副总编辑周轩教授、副编审赵星华亦尽心协力经办,使《续集》得以问世,均表谢意。

文章大体按照语言理论、语法问题、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或民族语言学序列组合,按照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只是修正了原文发表时遗漏的字句和点号。

目 录

重视语言应用和理论研究结合	
——也谈重新认识语言问题·····	1
方光焘与中国现代语言学·····	12
试论语言的民族变体·····	29
副语言成分刍议·····	52
论语言价值系统·····	67
谈隐含·····	85
关于汉语流水句的语义表达问题·····	96
现象与规律	
——漫谈语言研究·····	109
略说懂话·····	117
诗词的语言艺术	
——试说语用场·····	124
重谈语用场·····	137
王希杰对索绪尔语言学说的的发展·····	156

说民俗词源·····	165
推进新疆民族语言大发展	
——《新疆民族语言分布状况与发展趋势》(代序)·····	168
使用双语的优秀民族	
——《中国锡伯族双语研究》序·····	174
《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	177
《语言学·汉语·双语教学与研究》序·····	179
《新疆的语言状况及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序·····	182
《王希杰与三一语言学》序·····	184
依法使用语言文字·····	193

附录:背景文存

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忠实传播者

——著名理论语言学家徐思益教授·····	胡明扬	196
----------------------	-----	-----

情系新疆的语言学界楷模

——在著名语言学家徐思益教授学术思想专题研讨会 上的发言·····	谢远义	201
--------------------------------------	-----	-----

著名语言学家徐思益教授学术思想专题研讨会综述

·····	王春燕	205
-------	-----	-----

重视语言应用和理论研究结合

——也谈重新认识语言问题

—

1994年,《语言文字应用》杂志相继刊登了《重新认识语言,推动语文规范化——第4次语法学修辞学学术研讨会择要》(简称《择要》)、《索绪尔的语言观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现代语言学在中国”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以及王希杰教授《深化对语言的认识,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等重要文章,^①都对现代语言学奠基人德·索绪尔的语言观展开了检讨,提出了重新认识语言问题。在这之前,还有一些学者从计算机语言学着眼也对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进行过评析。我学习了这些文章后,很受启发,也想谈一些个人的理解和认识。

我们正处于信息科学飞跃发展的时代,卫星传播、光缆通讯、计算机应用、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都对作为信息主要载体的语言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促使语言学者回过头去检讨索绪尔对语言的规定似嫌偏狭,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自然地提出了重新认识语言问题,目的是想从语言观和方法论的关键问题启动,推进语言科学的健康发展。这是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

的确,正如《纪要》的先生们所说,“中国语言学界对索绪尔学

说的引进和传播正是从语言观和方法论着眼的,这种引进和传播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方光生也说,“就我个人而言,年轻时代,接受的是经过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方光焘老师修正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坚信语言是一个严密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这就是说,我们很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索绪尔的语言观,特别是经过方光焘先生改造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之后,才便于提出我们今天对语言的重新认识问题,使理论研究更好地同语言应用结合起来。

二

索绪尔极少用严格的定义表述他所用的术语。他在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基础上说,“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②这可以看作是索绪尔语言观的表述。我们可以说,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都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只有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机智地区分语言和言语,才找到语言学的真正对象——语言。索绪尔学说的实质就集中表现在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上,其他一切理论和方法论都是从这一基本命题推演出来的。

但是,索绪尔虽然从多样异质的言语活动中分解出语言和言语,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却又把言语看成是纯粹个人的东西,从而把社会的语言和个人的言语分割开来,对立起来,造成了“索绪尔式的矛盾”和错误。索绪尔一方面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又认为语言是储存在每个人头脑里的词语形象,是心理的东西,从而否定了语言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也看成是心理的。他说,语言符号是由能记和所记结合构成的整体,能记指音响形象,所记指概念(或意义),“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③他从心理出发看待语言符号,所以把语言规定为“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这一规定的缺陷在于:第

一,把语言仅仅看成是表达个人观念的心理现象,容易误解为语言不必受社会约束而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方式。第二,否定语言符号的物质特性(说话的音响),用存在于大脑中的语言知识代替客观存在于社会集团中的活的语言,就否定了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社会功能。

方光焘先生介绍和发展索绪尔学说的贡献,正如《纪要》指出的,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乃至4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和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的“语言和言语问题讨论”中,他对索绪尔学说有精要的介绍和充满卓见的分析,一再论述“体系和方法”问题,区分“语言和言语”,强调理论和方法论对于语言研究的重要性,他既指出索绪尔理论上的不足之处,也认真纠正人们对索绪尔理论的误解。具体地说,方先生在改造和发展索绪尔学说方面最主要的有三点。

第一,索绪尔说,“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④这一论断被严重误解,甚至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把语言(语法)当成纯形式,分析,而不管它的内容(意义)。方先生在“中国文法革新讨论”中,结合汉语实际,提出“词与词的互相关系,词与词的结合”的“广义形态”学说;到50年代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的“广义形态”,把意义和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功能、结构和句法统一起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理论语言学。^⑤

第二,把握形态核心,从意义和形式结合纽带着眼,提出了科学分析语法程序。他在《体系与方法》一文里指出,“文法学是以形态为对象的,是要从形态中发现含义”,最早提出了“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的分析程序。^⑥这是从语言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指明研究方向。后来在《谈谈语言结构的分析》里,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不是不问意义,只讲形式。事实上,抛开意义的语言形式是没有的。……一句话,从听话者的角度来说,是从声音到意义的。因此,研究者不能从意义出发。分析的结果要求同意义相符,

但决不能从意义出发,否则就容易夹杂主观的东西。”^⑦具体阐明从语言观到方法论的研究方向和分析程序,这是方先生对语法理论的重要贡献。

第三,在“语言和言语问题讨论”中,纠正了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方光焘说,“为了认清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从言语活动中区分语言和言语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能把个人的言语和社会的语言对立起来。纯粹的个人的言语是不存在的。……索绪尔不注意一般和个别的统一关系,把一般和个别完全对立起来了。”“索绪尔区分出来的语言是所谓心理意识中的语言,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语言本身,不是在言语活动中具有物质外壳的语言。他在区分中的主要错误就是以存在于意识中的语言,即心理的语言,代替实际的语言。”^⑧

我在学习、接受方光焘先生所改造和发展了的索绪尔学说后,很同意《纪要》所说,“从总体上来看,索氏的理论给中国语言学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但是,与国外相比,我们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介绍及实践还差得很远,可以说我们还处在前结构主义阶段。需要有更多的人钻研、传播索绪尔的方法。”还应加一句,需要有更多的人钻研、传播方光焘的语言学思想。因此,我认为在正确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前提下,说“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这句话还是可以接受的。为了避免误解或跟上时代潮流,我常把这句话中的“表达观念”改为“传递信息”,^⑨因为“传递信息”有编码、解码,是交际双方的事。把语言规定为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我以为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传递信息必需使用同一社会理解的共时状态的语言(通过中介语解码不在我们研究的范围),当然必需有物质载体。其次,把语言放在符号世界中比较其异同,既可以看出一切符号具有的共性——物质性(语言符号的物质性就是音响),又能发现其特性,这就是索绪尔指出的,能记和所记联系的任意性,能记的线条性。现在通常说的语言的层次性、

递归性等,是从语言符号特性中推导出来的。最后,系统是索绪尔首创的概念,如何从语言系统中研究语言,还需要深入探索。我理解的语言系统是指语言结构内部的层级关系、类聚关系和组合关系。一切语言要素或单位,在层级关系中定位,在类聚关系和组合关系中定性定量。如果我上面说的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当前提出的重新认识语言的问题,似可分别另作解释。

第一,把握事物的特性是非常重要的。特性不同于属性,属性是某些事物共有的,而特性或特点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界标,是研究对象的需要,是一门科学赖以独立的根据。一种事物的特性是不会很多的,多了就没有特点。因此,我们要注意,不能把属性或非语言的东西当成语言符号的特点而罗列出七八条,这反而会模糊语言的特点,导致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无所适从,或顾此失彼。

第二,要重视语言同思维的联系,但也不可把思维的问题误当成语言的特点或缺漏。比如说语言的模糊性吧,这确实是它的属性之一,但语言的模糊性是从思维即认识的模糊性派生的,还是语言符号固有的特性呢?恐怕是从思维的模糊性来的,而语言只是把人们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记载下来,巩固起来罢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言不尽意”的真理。现代科学证明,人的思维器官大脑是由约一百五十亿个神经元细胞组成,每个神经元相当于一台精密电子计算机。人们思考问题时,眉头一皱,浮想联翩,恍兮惚兮,至微至大,就是用CT扫描,也无法明其奥妙于万一,用我们常人的语言去表述,怎能同步而无缺漏?简单地说,我们不宜把思维的问题记到语言的账上。

第三,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思维和语言,是指我们这个可能世界里人们常识可理解的思维和语言,而不是高人悟出的语言=符号=思维的“广义语言”。在这个前提下说,离开语言的物质属性或信息载体去谈论语言或它的符号特点,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危险的。

第四,既然我们主张区分语言和言语,并且认为二者是一般和个别的互相依存关系,那么,我们在研究语言时不是用来装璜门面,而要在语言系统中贯彻始终,就可以解释无序和有序、变异和稳定的辩证关系。简单地说,我们先从底层音位来观察,它有音位和音位变体之分。“一个民族人民说话的语音,其音质可能是无限量的,这就是在言语里人们直接观察到的具体表现形式——音位变体,但从中提炼、抽象出一个民族语言的音位则是可以计数的。”^⑩在它的上层,我们也说过,语素和词在言语里有各种变体——语法变体、语义变体、语音变体。^⑪我们也谈到言语中的短语变体是修辞的重要手段;我们主张区分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语言的句子是指句子的结构模式”,“言语的句子是指句子结构模式的应用,它与一定的语境相联系”。^⑫总起来说,语言层级装置上的各种单位——音位、语素、词、短语、句子——从言语角度看,都有变异的、无序的一面,而从语言角度看,又都有稳定的、有序的一面。有序和无序、稳定和变异,可以说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是永恒的。这样认识语言,诚如王希杰教授说的,“语言科学的重要任务便是揭示语言的自我调节机制的奥妙”。这完全是正确的。

三

上面,我谈了个人对语言的理解和认识。我的意思是,应该把索绪尔、特别是方光焘的语言学说在认真吃透、用够、用活的基础上,分辨其利弊,提出新对策,更有利于促进语言的应用研究。我愿意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用一条语言应用的实例来分析印证,向同行请教。通常认为,诗词是语言艺术的结晶,也是最精炼的言语作品。我们举王安石的《元日》为例,其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⑬这诗现在有译